



李朝
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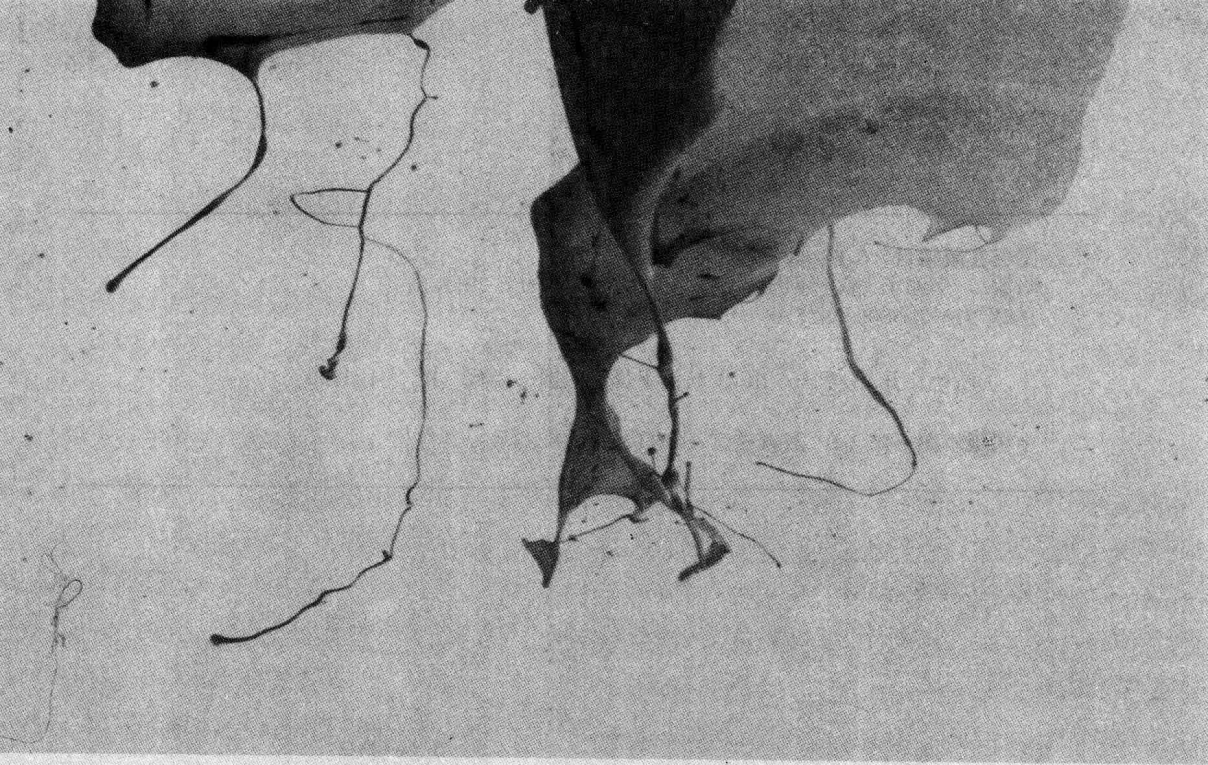
暗流

一个藏匿于黑暗之下的**惊天谜案**
一部**救赎罪恶灵魂**的文字电影

黑夜吞没了一切。罪恶滋生的藤蔓将我紧紧缠绕，窒息、惶恐。我在黑暗中抗争，用生命来换取那救赎的光明。直到有一天，我与黑暗一同消逝，血淋淋的太阳升起来，光芒照耀了整个大地。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暗流

A N L I U

李朝
华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流 / 李朝华 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605-3927-0

I. ①暗…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073223号

书 名 暗流
著 者 李朝华
责任编辑 雒海宁 周冀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64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3927-0/I·29
定 价 28.8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 (029) 82668526

读者信箱: cf_hotreading@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湛蓝的海水在广阔的天空下跳跃奔涌，一群鸥鸟在悠扬的汽笛中向远处飞去，白亮的翅膀在阳光下舞动成闪烁的亮点。

几名油关人员向泊位上的货轮走去，明朗的谈笑声溢出船舱，其中白净文秀的一个用手高指着集装箱问着船副一些公式化的问题。巨大的集装箱在蔚蓝的天空下反射着太阳耀眼的光芒，而那只手臂像阳光里高耸的旗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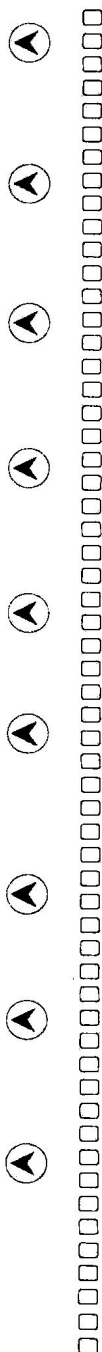
在一片刺眼的明亮里，最上边的集装箱突然滑落而下，砸断船栏，连同船舱的三个人一起压进海水，巨大的声响与浪花一同翻滚而起……

那片深邃而又博大的油，茂密的油藻被藏匿并疯长于幽暗的油底。在那里，生命与污秽被同时裹挟、纠缠……而油又以最懒散闲逸的姿势暴露在阳光下……

《暗流》

当罪恶滋生时，漠然视之和助纣为虐同样都是错的。

◀	第一章 我在做什么 1
	①
◀	第二章 记得那年十五六 5
	②
◀	第三章 钱，说谎的钱 10
	③
◀	第四章 爱人，你要告诉我什么 19
	④
◀	第五章 水里的灵魂 23
	⑤
◀	第六章 黑夜 华阳 31
	⑥
◀	第七章 不怀好意 37
	⑦
◀	第八章 致命的光滑 40
	⑧



第九章 要命的强硬 44

9

第十章 明珠的清晨 49

10

第十一章 林融丰的中午 56

11

第十二章 别让我等待 60

12

第十三章 博坦场堆 65

13

第十四章 残酷 72

14

第十五章 杨淼，你真的死了 77

15

第十六章 过去了…… 85

16

第十七章 最重要的东西 94

17

第十八章 都是手机惹的祸 104

18

第十九章 昨晚月黑杀人夜 110

19

第二十章 拾起所有的脚印…… 116

20

第二十一章 永远不要来找我 124

21

第二十二章 你是谁 128

22

第二十三章 林融丰 133

23

第二十四章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143

24

第二十五章 他们一起嚎 151

25

第二十六章 见鬼 155

26

◀	第二十七章 做贼心不虚 164
	27
◀	第二十八章 吴叔叔…… 169
	28
◀	第二十九章 从此过了河 172
	29
◀	第三十章 明珠，你会想我吗…… 181
	30
◀	第三十一章 我真的爱你 188
	31
◀	第三十二章 合身吗 193
	32
◀	第三十三章 你终于来了 200
	33
◀	第三十四章 秦江，你竟然是这样的 209
	34
◀	第三十五章 年轻的孩子们 225
	35

哥夫

第一章

我在做什么

谢明珠在等一个机会，她知道肯定会等来。快过去半个小时了，时间越长，她的耐心就越好，因为那个机会注定了越来越近。

机会来时，那个女人身边的男人就算再体贴她，都休想打扰到她们两人单独见面。

果然，不大一会儿后，也就是那两人的菜开始上，还没有上齐的时候，女人离开了桌子，一个人向酒店里边走去，其实也就是向着明珠走去。那是去女厕所的必经之路。

那女人的脚步有点乱，看来真的是内急了，高跟鞋触地的声音零零乱乱的，让她根本听不到明珠的脚步声就响在她后面不足三四步间。明珠身材高挑，从来不穿什么高跟、半高跟的。

高档酒店的内饰效果幽幽暗暗，所有的路都曲曲弯弯，明珠追在这女人的背后，跟着这个婀娜娜娜的背影，随着这件扭动有致的黑色旗袍，走进了女厕所。

厕所不大，但设施还可以，每个“单间”还都有个不算小的门。那女人急火火地拉开一个就钻了进去，可就是关不上门。没等她回过头来尖叫出声，明珠已经在后边推了她一把，让她往里边趔趄了一下，这也给明珠腾出了点空儿。“单间”门上的插头轻脆响亮地响了一下，真是“封闭单”了。

“你，你是谁……啊！是你！”那女人没有喝酒，马上就认出了明珠：“你，你想干什么？”

明珠不说话，只是盯着她，只是这样。这个女人就开始越来越紧张了，那不仅仅是因为她“内急”，更是因为她开始不由自主地害怕了。

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尤其是在观察同类的时候。女人们自己都知道，虽然她们外表上，

言行上要比男人们温柔典雅些，但实际上，她们更好战，更贪婪，尤其是在她们的同类之间。她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其他的女人们比较着、争斗着、抢夺着，而对同类们的“战斗力”她们也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不像男人们，非得干出点什么来才知道对方的半斤八两。

明珠就是女人中的霸王，不需要任何表示就能让其他的女人们都知道，不要去和她作对。这时她在这种地方突然出现，让眼前这个比她大至少六七岁的女人从心里往外地发了抖、害了怕。这女人发现，明珠直视她的眼睛里的那些眼白竟然是青色的，又美丽又冷清，像一块清秀的钢铁，有着极强的强度和光芒。

“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喊人了。”这女人站不直了，可终于开始有了点反抗，但是说要喊，声音却低得可笑。

明珠在她肚子上不轻不重地捅了一下，那女人惊叫了一声，马上就蹲了下去。明珠知道，对方得换裤子了。明珠又等了一会儿，再次从高处仔细地，用尽全力地看着下面蹲着的这个女人，她想知道，这女人真的认出了她是谁了吗？

不错，就在一个小时前，她在厦门市的人工湖边上撞破了这个女人的好事，让这女人和外面那个男人都扫了兴，所以她马上就认出了明珠。但这女人想起了八天前吗？甚至想起了两个月以前吗？那时她们也见过的！

两个月前，在厦门市东港深水码头泊位，她和这个女人都伏在码头上痛不欲生，她们的男人都在水底，都被船上滑落的集装箱压在了水底！八天前，她们又都在厦口海关补办的追悼会上，只不过那次明珠只能羡慕地盯着眼前这个女人，看着她公开地、随心所欲地宣泄自己的痛苦，哀悼自己的丈夫；而她谢明珠却只能像个与会的闲散人员，站得远远地克制自己，尽职观礼。

因为杨淼，只是她以前的男朋友……不管他们共同走过了多少岁月，有过怎样的感情，但在那个场合，她都是个局外人，她的悲痛如果表现出来，只会是个笑话，成为她一生的笑柄，成为人们认为她负心负义的证据……

下面的女人还在蹲着，可是有点蠢蠢欲动。明珠想起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她在湖边听到的那种放荡的笑声，还有当时这女人扭来扭去的样子，就觉得有点奇怪，这女人是怎么了？为什么她还没有直接脱裤子去方便？难道是不好意思吗？

想着这些，明珠冷笑了：“说，你叫什么？”

那女人仰着脸看着她，又是难堪又是害怕，偏偏就不敢大声呼救或是站起来干脆与之对

打一顿。明珠高挑匀称的身材在男人眼里是一回事，可落在女人眼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张洁。”声音在下面发出，听起来很闷。

“也姓张啊，张志国的张？”不知为什么，明珠脱口而出这样问。她还记得与杨森一起出事的海关同事的名字。

“什么？”那女人惊异了，她下意识地往起站，张志国这个名字显然她还没有忘掉，这更让她惊惧胆怯。

“叭！”那女人脸上清脆响亮地响了一下，“就这么蹲着，别乱动。”明珠没有疾言厉色，只是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对方马上就照办了。可是明珠似乎忘了，她是个警察，厦门市公安局的警察。这是私刑，在她是莫大的犯规。

“说，外面那男人是谁。我记得你几天前还要死要活的嘛，怎么今天就这么快活？”

女人的脸变形了，那是羞愧也是愤怒：“你，你是张家派来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干！我把海关赔给张志国的钱都给了他们家了，他们不能再管着我……”

明珠有点愣了，但很快又明白了过来，这个女人以为是她死去的丈夫的家人知道她有了新欢，所以派人来修理她的。明珠冷笑了，但也承认这女人想象力够好，反应够快。一时之间那个女人的话还在说着，她却像是听而不闻了。

唉，她这是在干什么？不管眼前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可恶，多么的虚假，与她有什么关系？何况另找新欢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鼓励、所倡导的。再婚、甚至老年再婚都是有利于享受生活，延长寿命的嘛，她这是在干什么？

突然间她明白了，她还是在嫉妒着这个女人啊，还是在嫉妒着那天在海关东港码头上这个女人的悲痛，所以才愤怒着这个女人刚才在湖边的那种笑声……

湖边，这些天来她一直都在湖边，那是她怀念杨森的地方。她没有去不远处的海边，那里的涛声让她不得安宁，什么事也想不了。她也不会去东港码头，让所有人都看到杨森的女朋友还是没有忘记他，让人们为他而难过，为她而叹息。

她只是要一片安静的水，记得哪本书里说过的，去哭祭那个死在江边的亲人啊，不必非得得到那个地方去。天下的水都是一样的，都是流通的，哪里的水都是江边，都是海岸……

一时间明珠神游物外，什么都忘了，可是这个女人的声音还在继续着：“……他们老张家也太过分了！大姐，你也是女人，难道张志国死了，我还得为他守一辈子寡吗？我容易么我，我还不到三十岁……”

明珠冷着脸木然地听着，那女人以为危险还在继续，所以她的话也在继续。但是明珠却不知道下一步还要再做什么了。

她从湖边一直跟踪着张洁和她的“现役”男人，这么长的时间明珠的身体里就像燃烧着某种力量一样，让她憋着劲一直等到这个机会来修理这个可恶的女人。但是现在这些都消散了，她清醒了，她在做着无用的、无谓的蠢事。

那女人的话还在继续着：“……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可不能乱来，我，我可以再给他们点钱……”她像下了好大的决心后才又说：“那家船老板给的钱，我，我也可以给他们点……可是真没多少！我……”她还要再说下去，抬起头才发现，“单间”的门敞开着，那个“打劫”的女人凭空消失了……

看戏

记得那年十五六

第二章

明珠走出了酒店，瞬间就被海滨城市的夜风所包围了。有种浸人的凉意，仿佛带着点海水的又腥又鲜的气息，与刚才在酒店女厕所里的感觉是完全的不同了，她也好像是清醒了点。她不疾不徐地往前走着，身上和心里都空落落的，她不担心后面有人追上来，真的是不担心。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已经想好了什么应付的办法，也不是不清楚刚才的事传到局里去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她就是不在乎。

相反的，她为这个夜晚而难过。这个夜晚她本来和杨森挨得很近的，她感觉得出，但是却让她自己给破坏了。她怎么会做出这么蠢的事，这时她应该还坐在湖边的柳丝底下的，那里才是她的归宿，才是她该呆的地方，她不应该离开那片水……但是她又实在是没有心情再回去了，而回宿舍，又太早了。那么她还要再去什么地方，去做点什么事呢？一时间，她觉得没有办法来消遣自己……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手机一直响着，明珠对着来电号码看着，却不接，也不拒接。那号码是秦江的。秦江，那应该是她“现任”的男朋友。

铃声一声声地持续响着，明珠最后还是接了。没办法，秦江是她的队长，如果是公务，她必须随叫随到：“喂，我是谢明珠。”

“我是秦江。明珠，你在哪儿？”秦江的声音低沉，绝无做作。就算在夜里听着，也没有什么感性可言。

明珠没有回答，她直觉地知道了，不是公务。

“明珠，不要关电话，我有话要跟你说。”秦江知道明珠要干什么，说得很及时：“明珠，你在哪儿？”他又问。

“……有事吗？”

“我想和你聊聊，我一直都想和你说说话。”

“天晚了，明天上班说吧。”

“不要这样……”秦江的声音不仅低沉了，而且听上去非常的郁闷，还有些无法排解：“明珠，你心里想着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打扰你，尤其是在上班时间。可是你不能总是躲着我，连电话里都不和我说话。你知道，我很担心你。”他慢慢地道出了最后这几个字，那是他绝对不想说出来的话，他多想明珠能够自己体会出来。但是他怕，他怕那时会不会已经太晚了……

可是明珠突然间记起了好久以前，秦江曾经和她说过的话——明珠，你说如果你的朋友在伤心难过，或者很痛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是去主动劝他，安慰他；还是让他安静，不要再烦他？

她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可是秦江很显然两样都在做着。他是用心地体贴着她啊，先是给她安宁，然后又来安慰她……怕她无法面对，甚至躲在电话里……

“明珠，我想了很长时间，可仍然想不出要怎么劝你……”秦江的声音又响在了她的耳边：“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一样的难过，杨淼，那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长大。你不要一个人去怀念他……事实上我可能比你更遗憾，我随时都可以去看他的，可是我一直没去……那是个事故！明珠，杨淼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们的！他是要我们好，希望我们能好好地活着……”可是电话却突然间就断了，一片的忙音。

厦口市的另一个角落里，秦江举着自己的电话，张口结舌，突然僵硬静止。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在打电话前想了那么久那么多劝慰的话，怎么一开口就都忘了？为什么还是杨淼，还是杨淼！就算这个人都不存在了，仍然让他和明珠无法心无挂碍地走到一起！

明珠突然关了电话，她想把秦江的声音、还有他的感觉一下子都掐断，不留一丝一毫在自己身边。因为她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了。突然间领悟：滨海的城南，才是她应该早就去的地方。可是竟然耽搁了这么久。秦江提醒了她，虽然内心深处积压的某些东西被这个电话搅起来了，挤挤嚷嚷的，但很快就被另一种锥刺般的疼痛代替了。

路不算近，可是她决定还是走着去。杨淼，从另外一个人的嘴里说出了这个名字，才让她想起了这件东西，她想保存它，那不应该在其他任何人的手里的，包括杨淼的父母。

那是张照片，是从码头水底集装箱的下面捞上来的，人们凭着它分辨出了杨森。

可那怎么可能呢？海关动用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也只是能把集装箱下面已经彻底模糊的，由几件衣物包裹着的几团血肉打捞出来而已！

叶兰那天的声音又响在了她的耳边：“……那是因为在一件衬衫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叶兰那时停了一下，像是小心地看着她的反应，才说：“那是你的照片，他一直贴身藏着。”

明珠在那一瞬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碎裂了，冰冰凉凉，清脆脆的响声让她整个灵魂都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恨不得让自己真的灰飞烟灭了才好！只有那样，她才能原谅自己，才能换回杨森的生命！杨森，她的杨森，居然在死的时候，依然贴身收藏着她曾经给他的照片！而她竟然是那样地伤害过他！

那是她的照片，陪着杨森从生到死，她无论如何都要收回来。她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她在什么地方，无论她会老成什么样子，她都要留它在身边，无时无刻，永远地陪着她。

至于秦江，她当然知道秦江打电话的用意，她什么都知道，他比叶兰更关心她，而且更加照顾她的情绪，可以说是很迁就她的。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他，以至他们在工作上必须的接触与交谈她都尽力避免。

她不想去想，自己为什么在杨森活着的时候走向了秦江，是任性的凭借女孩的优越感来刺激杨森，还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稳健成熟的秦江？杨森这么多年默默的好，难道自己真的感觉不到么？不是的，当然不是。难道她的优越感和近于肆无忌惮的自信不是来自于对杨森那种没有极限的好的把持么？她试图阻止自己这样深究和考问下去，她能够确认的是，在杨森离去后她再也无法靠近秦江了。她觉得所有的亏欠都应该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了，还给杨森。

而秦江呢？她就不亏欠他了么？一个也是亏，两个也是欠，不如就欠一个人的，去跟另一个人过该有的幸福生活去。每当想到秦江的时候，她便觉得自己在给自己找可以幸福下去的理由，这理由很龌龊。

一路上她机械地走着，所有的街道她都无比的熟悉。这种熟悉的感觉把她从那些凛冽的煎熬中解救了出来。这个城市里，从任何地方通往杨森家的路她都知道，从小就都知道。那片已经陈旧的日本小房子，承载着她的童年。一个人童年的记忆是组成生命的最初物质，那里有灵魂的材质，有生命最本真的理想与渴望。比如说发了财的苦孩子，不管他是仍旧节俭，保持本色，还是大肆挥霍来寻找平衡，在他的心中，还是忘不了最初的出身；而落魄了的王孙公子也一样，那份与生俱来的高贵，就算是曾经，也仍然在骨骼中残留。

走了好久，终于到了。这是大片的日本式的小房子，家家的外形都一样，冲北开的门，面南的窗户，有一个不大的阁楼，在面南的窗户上面开着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台两侧都是砌好的矮墙，邻里间鸡犬相闻却互不打扰。

这时夜更深了，明珠没有去敲门。这里住的人早就都在北面原来的房门外加盖了不小的偏厦，形同屋子里很深的走廊，她得敲得非常大声里面的人才能听见。她不想那样。

明珠走向了南窗那面，在一排几乎完全一样的小阳台大南窗下，她停在了第九个的下面。她站了好久，盯着那个小阳台看。那上面没有灯光，月光也只能在窗子上反射着，照不进去，里面一定是拉着厚厚的窗帘。

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啊，而她至少有四个月没有来过这里了。四个月，只是一百多天，竟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恍惚间，她仿佛只要像以前那样扔个小石子在阁楼的小窗户上，杨森就还会打开窗户，探出头来，冲着她微笑，然后阻止她爬上去，告诉她，他马上就给她开门。

明珠痴痴地站了不知多久，终于拿出了手机，拨通了杨森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杨森的父亲，很意外，但也很惊喜她的到来。

明珠又走进了杨森的家里，被杨森的父母亲切地接待着。她知道，就算她不再是杨森的女朋友，但仍然像是这两个老人的女儿，她的家以前就在这间房子的前面，再过去两间就是了。

这时明珠很惭愧，她至少该带来点礼物的。不管轻重，那是礼节，也是敬意。可是她什么事都想不起来。而杨森的妈妈拉着她的手，什么都不说，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不放手。

这屋子里的光线也变得这么的暗，一样的灯在这间房子里就是亮不起来。三个人都没有想起来要换个地方说话，上面的阁楼谁都没有提起。明珠不知道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好像是她关心了两个老人以后的生活，也解释了她工作忙，没时间过来……她知道杨森是独生子，两个老人以前的工作单位都不太好，每月的劳保很有限。可是老人们对自己以后的日子一点都不担心，告诉她杨森留给了他们很多的钱，那是海关的抚恤金，是很不少的……

明珠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没法再和他们说这些话。他们说着杨森的抚恤金时，像是没有那么多的悲伤，相反竟然透露出他们的儿子哪怕是死了，仍旧在养活着他们一样的意味……

她直接说出了来意，请求他们能把那张照片送给她，那是杨森最后的遗物，她知道这是不情之请，但是请一定要答应她……

杨森的父母沉默了好长的时间后，杨森的父亲向更加失神的老伴摇头叹息，他站了起来，

向楼上走去。明珠听见楼上面阁楼的门响了，老人走了进去，她在楼下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杨森父亲迟钝缓慢的脚步声，那像是在上面摸索了好久，才终于又走了下来。

她终于看到了那张被海水浸泡，被集装箱重压，一直都与杨森血肉相联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这只是在自然的灯光下随意拍的照片，但那女孩子明眸皓齿，嫣然微笑，流露出说不尽的妩媚可爱，光线的自然与少女的天真浑然天成。那真是她自己，她认出来了。

但她惊讶，为什么会是这一张？在这之前，她猜想那会是她的哪一张照片的，她想到了很多张其他的，但绝没有想到会是这一张。杨森有她几乎所有的照片，甚至还有一些合影。他们有过美好的时刻，那些回忆都留在了相片里……但为什么会是这一张？

她想不出，也就不愿再想了。她收起了照片，向两个老人告辞，她知道这两个老人在夏口市再没有什么亲人了，她留下了电话号码，告诉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她，不论是什么事。她相信，老人们是知道她的诚意的。